

刊叢土

尚

道



編主化真亢著甫

也學惠

校長周



民團週刊出版社

把中國變成焦土

民國週刊社出版

丙種叢刊

第一種 基本認識叢刊

第二種 基層建設叢刊

第三種 焦土叢刊

第四種 民難叢刊

第五種 常識叢刊

第六種 國團刊

丁種叢集

第一種 民國婦女隊影集

第二種 基層建設影集



國幣0.06

種三第刊叢丙  
二之輯二第刊叢土焦  
土焦成變國中把  
著甫實錢

必翻  
究印

分六幣國價實冊每  
(費郵加酌埠外)

所有權

總經售  
發行主任  
編輯主任  
總幹事  
副社長  
社長

發行者

民團週刊社

馮璜  
林中奇

錢實甫

亢真化

梁上燕

校學部幹團民西廣塘鄉西寧南西廣址社  
冊千二版初日十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號 8 第 字 總 版 出

# 把中國變成焦土

## 目

日本是一個神經病者

中國在揉眼睛了

日本供獻給中國的『贗憲』

## 次

當中國變成焦土以後

## 一 日本是一個神經病者

日本的侵略中國，就行動上講，是開始於清光緒二十年甲午的中日之戰。

在這四十三年之中，由它的侵略態度和它用的侵略方法說來，可以分做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的時間最長。從甲午之戰到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前。

為止，共有二十七年之久。第二個段落的時間較短，從「九·一八」事變起到去年的「七·七」事變發生前止，不過六年的光景。第三個段落是由「七·七」事變算起的，它的時間究竟有幾久，現在還不能肯定判明。

第三個段落究竟要延長到甚麼時候為止呢？現在固然是不能較確實的答覆出來，但至少是可以預料得到它的大概：它的時間比較起前兩個段落來，一定要短得很多，總不會超過三年以上。就是說，從現在算起，這第三個段落的時間，至多兩年多的光景，便會正式結束。說不定，它會再提前些，却總沒有推後的可能。同時，我們還可以預斷的說：這第三個段落的正式結束，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全部結束的一天。以後的中日關係，又是另外一種的局面了！在這裏，不打算說得太遠，祇就目前的情形來講吧。

目前的情形，是日本對中國「屠殺」的開始，也就是它「自殺」的開端！因為

日本現在正患着很厲害的神經病。它殺人固屬是殺得瘋狂可怕，可是一不當心的話，就會殺到它自己的頭上來，豈又可憐嗎？

日本的神經病，是從相思病患起來的。

在第一個段落裏，日本爲着想侵略中國，一共患了三十七年的相思病，而且害得纏綿之至。中國的地大物博，引起它的愛慕不小，總是想一口便吞將下肚。不幸它先天不足，消化不了這塊美味；何況它要從小島跑到大陸上來，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不過它決不徒然的望洋興歎，一直在不住想盡方法，達到它的目的。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弱點已經大半暴露出來，它才感覺到中國是一個患麻痺病很重的人，大可以支解割裂，而沒有多大的危險。於是它就出兵朝鮮、強佔琉球、吞併台灣，以及硬借旅順、大連等，處處都很順利的如願以償。究竟是中國太偉大了，使它還是不敢輕舉妄動，祇好用「蠶食」的方法

來對付，慢慢的攫取，慢慢的消化。

北方有一種「拾煤」的苦孩子，日夜在大戶人家的門外徘徊。表面上他是專等着燒過的煤傾了出來，好將還沒有十分燒透的煤爐，挑選出回爐再用。實際上呢，就是完全沒有燒過的煤塊，祇要有可能的話，他也會同樣的拾回家去。好在大戶人家滿不在乎，幾塊煤算不得甚麼；何況又是窮苦可憐的孩子家，拿回去救命呢？在第一個段落的三十七年之中，日本就是用的這麼一套「騙賴」的工夫。欺負中國是個半身不遂的人，無奈它何。它的那些文人們，又會引經據典，把中國的領土，弄得四分五裂，好讓它來賴得中國啼笑皆非。像所謂矢野博士那樣的人，幾十年的學問修養，就是爲着證明「滿蒙非中國領土論」。到日本侵略去東北時，就可以說：這是「拾」得的，與中國無干。這時它還不敢大胆的搶，祇好暗地裏騙。騙賴騙到這樣的無耻，也就可觀了。

到了第二個段落裏，日本却變了疾候，患過六年的寒熱病。它看到中國的滿不在乎，很可以痛快的大搶一番，一時便發起熱來。但望見中國的高門大廈巍然，裏面不知究有多少的人馬，又不覺害怕，忽然打起寒噤來。像野狗見了病重的駱駝一般，又是喜歡又是愁，吃既吃不完，丟又捨不得。它恨在沒有鯨鯢那樣大的嘴，一口吞不完多少，祇是「鵝吞」罷了。

我們看那「偷雞」的黃鼠郎，不捉它便越偷越胆大，捉得一次也就不敢再來了。這家人假如是個沒出息的膿包，見了它以為就是豺狼的話，那麼，它就會公開的胡鬧，「硬欺」你無奈它何。做賊的總歸胆虛，其實它何嘗心裏不怕；真果鬧起來，它多半是不利，何況中國又是一個壯男很多的家庭呢？因此，它愈貪圖便宜，愈提心吊胆，愈是驚喜不定，愈是進退爲難。這寒熱病害得稍久一點，却變成了惡性的瘧疾似的，有時會癲得發起狂來。

日本在第二個段落裏，已經是有些失掉常態的情形。冀東那樣小的地方，它要費很大的氣力去製造「華北那樣的俯拾即得，却總是不敢冒然。但它想念華北，並沒有一時停止。等到去年七月七日，它更想得厲害，而熱度也同樣的增高，熱得它忘記一切的利害得失，熱得它患上瘋狂式的神經病來。它既然是得了神經病，便開始「逞兇」「胡鬧」，弄得世界都莫明其妙起來。就是連它自己也弄得莫明其妙，假如有人問它為甚麼要戰爭的話，它也就祇有瞠目結舌，說不出話；因為它已經失却知覺了！

愈是它自以爲勝利的時候，它的神經病便會更加錯亂得厲害。於是它的文人或武人們，也都像做夢一樣的說出些怪話來。

室伏高信——一九四七年到來，「滿州」已是「王道樂土」。華北大規模的近代化農場，也觸目皆是。再向南進，新加坡的英國艦隊，便會望風而逃。印度

人民景仰日本的威力，更是有如天神。荷蘭也有了最後的決心，首將新畿內亞奉獻於日本之前，以作拜見的禮物。更南邊還有無主的……

杉森孝次郎——日本的將來，必建設一包含中國以至全東亞的大聯合的社會，也就是日本未來的主要任務之一。……

平本——中國的空軍正像他們的陸軍一樣，是空中的強盜。我們之所以要報復的，正在於此。如果我們像那些抽鴉片的中國飛行員那樣……

諸如此類的話，使我們讀起來，總以為是故意刻薄日本的人們，編出來形容它的瘋狂，引人一笑似的。但這些文字，却又明明的刊登在日本有名的雜誌之上。這不是瘋狂的神經病者嗎？無怪賽珍珠女士罵他們是：「這樣缺乏人道之感，這樣十足不知廉耻，簡直無耻到不知道世界上尚有廉恥的人！」

因此，日本軍人來到中國的行動，便是「逢人即殺，見屋即燒」的強盜了。

它瘋狂得失了知覺，神經錯亂得不知道爲甚麼而戰。它想把中國變成一片廣大的焦土，既無人煙，又不生長，像太古洪荒時代以前的情形一般。它自己也就筋疲力竭的睡在焦土之上，讓死神來結果它的殘命。所以 N. Peffer 說：「對於目前遠東公然進行的有組織的大規模屠殺，無論中國、日本、美國政府或國際聯盟，都沒稱之爲『戰爭』，這頗有先見之明。」

瘋狂的日本神經病者，已經走上了自殺之道。倫敦泰晤士報批評它說：「日本在造成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對日本的仇恨日益增大、日益加深的這一點上，是十分成功的。而且這種成功，幾世都不能消除。」這就是它的成功，結果，是把它的生命，葬埋在中國的殘破山河之中。

這就是日本的勝利結果——一幕神經病者自殺的笑劇。

## 二 中 國 在 搞 眼 睛 了

中國是個在沉醉熟眠中的人，百年來，從沒有清醒。總理那樣偉大的人，做了四十年的「喚醒」工夫，才將它的麻痺重症，醫得稍微有些知覺。但不幸，總理逝世太早，它剛從大夢中轉醒過來，還沒有到清楚的時候，却又回到醉鄉夢境裏去了。

這個麻痺很久的人，一拳一脚的鬆散打擊，它會像無事一般的忍受着。却因為日本神經病者的一番胡鬧，已經把它從夢境醉鄉裏，嚇醒過來。它的麻痺症，受着那毫無理性的神經病者的大屠殺、大燒燬，把上面一層失掉了作用的腐皮爛肉戳穿，刺激得它遍身苦痛，於是五官四肢都活動起來。假如日本不患這樣厲害的神經病的話，不做這種反常的行動，祇是在「蠶食」「鵝吞」的悄

悄悄取中，便會像黴菌一般，讓中國在不知不覺之中，斷絕了它的生命。日本神經病者對中國的影響，就是如此。

中國已被驚醒了！它從沉醉熟眠之中醒轉過來，正揉着半在惺忪的眼睛。它雖然還沒有十分清楚，却開始感覺週身的苦痛。不久，因為神經病者的更加瘋狂，更加胡鬧，拳腳交加像兩點一般的打來，打得中國非完全清楚不可。它開始明白自己家裏遭了橫禍，遍體受着創傷，在悲苦交集之中，它是會驚天動地的怒吼起來！

中國經過這樣大的一番掙扎，週身活動，血脈流暢，便是一個新生命的萌芽了！那時候，患神經病的人因為殺不到旁人的身上，瘋狂得更加厲害，就不知不覺用盡氣力的奄奄待斃了！或許，它本身會起腐化作用，把生命送掉。這是它變相的「自殺」！

日本瘋狂的把中國變成一片焦土，這焦土就像腐皮爛肉割掉了以後的「瘡痂」一樣；在它的下面，正潛伏着無限的生機。中國祇有從這樣的危難之中，奮鬥過來，才可以復活、復興！

這是日本供獻於中國、貢獻於世界的禮物。

李德鄰先生發表「焦土抗戰」的主張，就是指示中華民族，要從絕大的犧牲之中，才可以獲得最大的成功！第一，他告訴世界的侵略者：瘋狂便是自殺。世界上無論是如何弱小的民族，遇着了強暴的敵人，也會把所有的力量發揮出來，答覆強暴者的侵略。何況中國是個有無限力量的國家，它一旦怒吼，便可以震動整個的世界。第二，他警告全國的麻木者：忍耐就是等死。世界上無論是如何強大的民族，遇着了一切損害而不抵抗，也會漸漸的喪失它存在的可能和基礎。何況中國又是一個殘破不完的病人，若再不急起，則祇有自甘於奴隸

的生活苦痛呻吟中，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因此，他主張立即開始偉大的全民族鬪爭：予打擊者以打擊，給自救者以自救。他更嚴重的說明，即使中國變成一片焦土，也要貫澈抗戰的意志。現在，這主張已是實現了！

「焦土抗戰」主張的意義，表面上看來似很簡單，不過是一種純粹的軍事行動，拿武力來保衛國土、主權。其實呢，它却是和「民族復興」的意義，非常密接而聯繫，簡直可把它們當做是一件事情。就其開端來說，是發動於抗戰的行動；就其告成來說，則結束於民族的復興。它的內容，無疑是非常廣泛的。在今日國難嚴重的階段，它直是一切革命工作的要則。

### 第一、「焦土抗戰」主張的行動是甚麼呢？

簡單概括的說，它就是革命的行動。這主張完全依違於三民主義，可見它就是國民革命最初階段的行動了。

(一) 爲着肅清民族的敵人起見，抱有絕大的犧牲精神，不惜把全國變成一片焦土，也要貫澈打倒帝國主義的任務。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決不是片面的抵抗、一時的興奮，可以挽回它的頽運。祇有從死裏求活的道路，才可以起死回生。因此，任何犧牲都是不能避免的。

(二) 爲着要貫澈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同時也在要肅清帝國主義者的爪牙，即潛伏於各處的封建勢力，才有成功的希望。中國近百年來的被人侵略，大半的原因，就在封建勢力的勾結民族的敵人，做種種自殺的工作。假如封建勢力不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者的武力即令完全消滅，而它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侵略基礎，還是存在，中國便不能復興。

(三) 爲着要完成這樣艱鉅的任務，便決不是單純軍事的力量，能被支持的。同時更要喚起民眾，共同奮鬥，才有勝利的把握。

(四) 爲着要保障勝利的代價，可以抵得住「焦土」的犧牲，就要把軍事的力量和民衆的力量緊密的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偉大的鬪爭力量——革命力量，向一切反革命的目標，毫無顧惜的摧毀。反革命的勢力或許有國際的背景，如瘋狂的侵略陣線，我們重大的犧牲自然是無法避免；但這決不能喪氣、胆虛，尤其要用我們的全力來克制它。

(五) 爲着加強我們革命的力量起見，除了軍民一致之外，更要力求造成一個反侵略的國際聯合陣線，分頭向侵略者進攻。凡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尤須首先聯合起來，共同奮鬥。其它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以及受制裁的勞苦民衆，都是我們最可信賴的友軍，更要取得聯繫，團成一體，直搗侵略者的老巢，使它崩潰在世界和平曙光的照臨之下。尤其是東方的弱小民族，應該積極的發動反帝鬪爭，使侵略者不能兼顧。